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七十五回 倪太守途中重遇難 黑妖狐牢內暗殺奸

且說北俠與倪忠等分別之後，竟奔霸王莊而來。更表前文。倪太守因見火光，倪忠情願以死相拚，已然迎將上去，自己只得找路逃生。誰知黑暗之中，見有白亮亮一條蝸蜒小路兒，他便順路行去。出了小路，卻正是大路。見道旁地中有一窩棚，內有燈光。他卻慌忙奔到跟前，意欲借行。誰知看窩棚之人不敢存留，道：「我們是有家主，天天要來稽查的。似你夤夜至此，知道是什麼人呢？你且歇息歇息，另投別處去。省得叫我們跟著擔不是。」倪太守無可如何，只得出了窩棚，另尋去處。剛剛才走了幾步，只見那邊一片火光，有許多人直奔前來。倪太守心中一急，不分高低，卻被道堦絆倒，再也掙扎不起來了。此時火光業已臨近，原來正是馬強。

只因惡賊等到三鼓之時，從內出來到了招賢館，意欲請太守過來，只見惡奴慌慌張張走來報道：「空房之中門已開了，那主僕二人竟自不知何處去了。」馬強聞聽，這一驚不小。獨有黑妖狐智化與小諸葛沈仲元暗暗歡喜，卻又納悶，不知何人所為，竟將他二人就放走了。馬強呆了半晌，問道：「似此如之奈何？」其中就有些光棍各逞能為，說道：「大的他主僕二人也逃走不遠，英若大家騎馬分頭去趕，趕上拿回，再作道理。」馬強聽了，立刻吩咐備馬，一面打著燈籠火把，從家內搜查一番。卻見花園後門已開，方知道由內逃走。連忙帶了惡奴光棍等，打著燈籠火把，乘馬追趕，竟奔西北大路去了。追了多時，不見蹤影，只得勒馬回來。不想在道旁土坡之上，有人躺臥，連忙用燈籠一照，惡奴道：「有了，有了！在這裡呢。」伸手輕輕慢慢提在馬強的馬前。馬強問道：「你如何竟敢開了花園後門，私自逃脫了？」倪太守聽了，心中暗想：「若說出朱絳貞來，豈不又害了難女，恩將仇報麼？」只得厲聲答道：「你問我如何脫逃麼？皆因是你家娘子憐我，放了我的。」惡賊聽了，不由的暗暗切齒，罵道：「好個無知賤人！險些兒誤了大事。」吩咐帶到莊上去，眾惡奴擁護而行。

不多時，到了莊中，即將太守下在地牢，吩咐眾惡奴：「你們好好看著，不可再有失誤。不是當要的。」且不到招賢館去，氣忿忿的一直來到後面，見了郭氏，暴躁如雷的道：「好呀！你這賤人，不管事情輕重，竟敢擅放太守！是何道理？」只見郭氏坐在牀上，肘打膝膝，手內拿著耳挖剔著牙兒，連理也不理。半晌，方問道：「什麼太守？你合我嚷。」馬強道：「就是那斯文秀士與那老蒼頭。」郭氏嗶道：「瞎扯！滿嘴裡噴屁！方才不是我合你一同吃飯麼，誰又動了一動兒？你見我離了這個窩兒了麼？」馬強聽了，猛然省悟道：「是呀。自初鼓吃飯直到三更，他何嘗出去了呢。」只得回嗔作喜，道：「是我錯怪你了。」回身就走。郭氏道：「你回來。你就這樣胡吹亂嚷的鬧了一陣就走呀，還說點子什麼？」馬強笑道：「是我暴躁了。等我們商量妥當，回來再給你賠不是。」郭氏道：「你不用合我鬧米湯。我且問你，你方才說放了太守，難道他們跑了麼？」馬強拍手道：「何嘗不是呢。是我們騎馬四下追尋，好容易，單單的把太守拿回來了。」郭氏聽了冷笑，道：「好嗎！哥哥兒，你提防著官司吧。」馬強問道：「什麼官司？」郭氏道：「你要拿，就該把主僕同拿回來呀。你為什麼把蒼頭放跑了？他這一去不是上告，就是調兵。那些巡檢守備千把總，聽說太守被咱們拿了來，他們不合咱們要人呀？這個亂子才不小呢。」馬強聽了，急的搓搓手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！我須合他們商量去。」說罷，竟奔招賢館去了。

郭氏這裡叫朱絳貞拿東西，竟不見了朱絳貞，連所有箱櫃上鑰匙都不見了，方知是朱絳貞把太守放走。他還不知連錦娘都放了。

且說馬強到了招賢館，便把郭氏的話對眾人說了。沈仲元聽了並不答言。智化佯為不理，彷彿驚呆了的樣子。只聽眾光棍道：「兵來將擋。事到頭來，說不得了。莫若將太守殺掉，以滅其口。明日縱有兵來，只說並無此事，只要牙關咬的緊緊的，毫不應承，也是沒有法兒的。太守怎的員外？你老要把這場官司滾出來，那才是一條英雄好漢！即不然，還有我等眾人，齊心努力，將你老救出來。咱們一同上襄陽舉事，豈不妙哉？」馬強聽了，頓時豪氣沖空，威風疊起，立刻喚馬勇付與鋼刀一把，前到地牢將太守殺死，把屍骸擱於後園井內。黑妖狐聽了，道：「我幫著馬勇前去。」馬強道：「賢弟若去更好。」

二人離了招賢館，來到地牢。智化見有人看守，對著眾惡奴道：「你們只管歇息去吧。我們奉員外之命來此看守。再有失閃，有我二人一面承管。」眾人聽了，樂得歇息，一哄而散。馬勇道：「智爺為何叫他們散了？」智化道：「殺太守這是機密事，如何叫眾人知得的呢？」馬勇道：「倒是你老想的到。」

進了地牢，智化在前，馬勇在後。智化回身道：「刀來。」馬勇將刀遞過。智化接刀，一順手先將馬勇殺了。回頭對倪太守道：「略等一等，我來救你。」說罷，提了馬勇屍首，來到後園，擱入井內，急忙忙轉到地牢一看，罷咧！太守不見了。

智化這一急非小，猛然省悟道：「是了。這是沈仲元見我隨了馬勇前來，暗暗猜破，他必救出太守去了。」後又一轉想道：「不好。人心難測，焉知他不又獻功去了？且去看個端的。」即躍身上房，猶如猿猴一般，輕巧非常，來到招賢館房上，偷偷兒看了，並無動靜，而且沈仲元正與馬強說話呢。黑妖狐道：「這太守往那裡去了？且去莊外看看。」抽身離了招賢館。竄身越牆來到莊外，留神細看。卻見有一個影兒，奔入樹林中去了。智化一伏身追入樹林之中，只聽有人叫道：「智賢弟，劣兄在此。」黑妖狐仔細一看，歡喜道：「原來是歐陽兄麼？」北俠道：「正是。」黑妖狐道：「好了，有了幫手了。太守在那裡？」北俠道：「那樹木之下就是。」智化見了。三人計議，於明日二更拿馬強，叫智化作為內應。倪太守道：「多承二位義士搭救。只是學生昨日起直到五更，晝夜辛勤，實實的骨軟筋酥，而且不知道路，這可怎麼好？」

正說時，只聽得嗒嗒馬蹄聲響，來到林前，竄下一個人來，悄悄說道：「師父，弟子將太守馬盜得來在此。」智化聽了，是艾虎的聲音，說道：「你來的正好，快將馬拉過來。」北俠問道：「這小孩子是何人？如何有此本領？」智化道：「是小弟的徒弟，膽量頗好。過來見過歐陽伯父。」艾虎唱了一個喏。北俠道：「你師徒急速回去，省得別人犯疑。我將太守送到衙署便了。」說罷，執手分別。

智化與小爺艾虎回莊，便問艾虎道：「你如何盜了馬來？」艾虎道：「我因暗地裡跟你老到地牢前，見你老把馬勇殺了，就知要救太守。弟子惟恐太守膽怯力軟，逃脫不了，故此偷偷的備了馬來。原打算在樹林等候，不想太守與師父來的這般快。」智化道：「你還不知道呢。太守還是你歐陽伯父救的呢。」艾虎道：「這歐陽伯父，不是師父常提的紫髯伯麼？」智化道：「正是。」艾虎跌足道：「可惜黑暗之中，未能瞧見他老的模樣兒。」智化悄悄道：「你別忙。明晚二更，他還來呢。」艾虎聽了，心下明白，也不往下追問。說話間，已到莊前。智化道：「自尋門路，不要同行。」艾虎道：「我還打那邊進去。」說罷，颯的一聲，上了高牆，一轉眼就不見了。智化暗暗歡喜，也就越牆來到地牢，從新往招賢館而來。說馬勇送屍骸往後花園井內去了。

且說北俠護送倪太守，在路上已將朱絳貞遇見了的話說了一遍。一個馬上，一個步下，走個均平。看看天亮，已離府衙不遠，北俠道：「大老爺前面就是貴衙了，我不便前去。」倪繼祖連忙下馬，道：「多承恩公搭救。為何不到敝衙，略申酬謝？」北俠道：「我若隨到衙門，恐生別議。大老爺只想著派人，切莫誤了大事。」倪太守道：「定於何地相會？」北俠道：「離霸王莊南二里有個瘟神廟，我在那裡專等。至遲，掌燈總要會齊。」倪太守緊記在心，北俠轉身，就不見了。

太守復又扳鞍上馬，迤邐行來，已到荷前。門上等連忙接了馬匹，引到書房，有書房小童余慶參見。倪太守問：「倪忠來了不曾？」余慶稟道：「尚未回來。」伺候太守淨面更衣吃茶時，余慶請示老爺，在那裡擺飯。太守道：「飯略等等。候倪忠回來再吃。」余慶道：「老爺先用些點心，喝點湯兒吧。」倪太守點了點頭。余慶去不多時，捧了大紅漆盒，擺上小菜，極熱的點心，美味的羹湯，太守吃畢，在書房歇息，盼望倪忠，見他不回來，心內有些焦躁。

好容易到了午刻，倪忠方才回來，已知主人先自到署，心中歡喜。及至見面時，雖則別離不久，然而皆從難中脫逃出來，未免

彼此傷心，各訴失散之後的情由。倪忠便說：「送朱繹貞到王鳳山家中，誰知錦娘先已到他姑母那裡。娘兒兩個見了朱繹貞，千恩萬謝，就叫朱小姐與錦娘同居一室。王老者有個兒子極其儒雅，那老兒恐他在家不便，卻打發他上縣，一來與翟九成送信，二來就叫他在那裡照應。老奴見諸事安置停當，方才回來。偏偏僱的驢兒又慢，要早到是再不能的，所以來遲，叫老爺懸心。」太守又將與北俠定於今晚捉拿馬強的話也說了。倪忠快樂非常。

此時余慶也不等吩咐，便傳了飯來，安放停當。太守就叫倪忠同桌兒吃飯畢。然後倪忠出來問：「今日該值頭目是誰？」上來二人答道：「差役王愷張雄。」倪忠道：「隨我來。老爺有話分派。」倪忠帶領二人來到書房。差役跪倒報名。太守吩咐道：「特派你二人帶領二名捕快，暗藏利刃，不准同行，陸續散走，全在霸王莊南二里之遙，有個瘟神廟那裡聚齊。只等掌燈時，有個碧睛紫鬚的大漢來時，你等須要聽他調遣。如有敢違背者，回來我必重責。此係機密之事，不可聲張，倘有洩露，惟你二人是問。」王愷張雄領命出來，挑選精壯捕快二名，悄悄的預備了。

且說馬強雖則一時聽了眾光棍之言，把太守殺害，卻不見馬勇回來，暗想道：「他必是殺了太守，心中害怕逃走了，或者失了腳也掉在井裡了。」胡思亂想，總覺不安。惟恐官兵前來捉捕要人，這個亂子實在鬧的不小，未免短歎長吁，提心吊膽，無奈叫家人備了酒席，在招賢館大家聚飲。

眾光棍見馬強無精打采的，知道為著此事，便把那作光棍闖世路的話頭各各提起：什麼「生而何歡，死而何懼」咧；又是什麼「敢作敢當，才是英雄好漢」咧；又是什麼「砍了腦袋去，不過碗大疤疔」咧；又是什麼「受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」咧——但是受了刑咬牙不招，方算好的，稱的起人上人。說的馬強漏了氣的乾尿泡似的，那麼一鼓一鼓的，卻長不起腔兒來。

正說著，只見惡奴前來道：「回員外。……」馬強打了個冷戰：「怎麼，官兵來了？」惡奴道：「不是。南莊頭兒交糧來了。」馬強聽了，將眼一瞪，道：「收了就是了。這也值的大驚小怪！」復又喝酒：「偏偏的今兒事情多。」正在講交情，論過節，猛抬頭見一個惡奴在那邊站著，嘴兒一拱一拱的，意思要說話。馬強道：「你不用說，可是官兵到了不是？」那家人道：「不是。小人才到東莊取銀子回來了。」馬強道：「瞎！好煩呀！交到帳房裡去就結了。這也犯的上擠眉弄眼的。」這一天似此光景，不一而足。

不知到底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